

校經室文集

三

天壤堂文集

三

校經室文集卷三目錄

答夏滌菴水部書

附來書

寄徐幼樞學使書

上徐季和先生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徐季和先生書

附來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張劭予侍郎書

復陳小石中丞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答曹仲銘中丞書

答世仁甫侍講書

寄胡鼎臣中丞書

再寄胡鼎臣中丞書

寄王爵生閣學書

致恩新甫中丞書

附恩中丞書

答恩新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復溥玉岑尙書書

復高曦亭太常書

上袁海觀中丞論通志書

與羅順循提學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贈馬通伯序

送曹仲銘之雲南序

送叔弟入 覲序

代寶玉峰先生祝 恭親王五十壽序

浙江崇義祠記 代孫琴西方伯作

濟南府重修 先聖廟學記

重修冉子祠記

山東勸建圖書館記

校經室文集卷三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夏滌菴水部書

附來書

去臘得惠書並大著六首又故侍郎竹坡先生庭聞憶
略一冊展誦之餘嚮往彌殷適葆田爲先兄營葬事尋
屆歲除多事卒卒置書座右闕然久未報越月踰時遂
至於今媿歉殊甚山河阻隔無由會晤私衷耿耿莫可
言宣葆田自前年秋報書後旋有河南之遊在舍弟署
中八閱月中閒兩奉季和先生手書招往遊浙並索觀

所爲李中丞代擬請育宗室子以廣 聖嗣疏稿今讀

大著有與吾師論繼統書豈季和先生已嘗以此事入
奏乎葆田雖有是稿當時並未錄副所陳亦不止一事
承吾師垂問因於去夏旋里時求還原草收入行篋本
擬秋初赴浙會接座主高陽赴文以生平嘗有知己之
言不欲背於其死後故以義前往會喪以八月十日到
京將由天津附輪艘至浙江不意到京甫四日遽接兄
子濟南噩耗遂星夜馳歸計葆田自秋至冬幾無一日
不在憂患中蓋先兄惟有一子因鄉試病歿旅邸葆田
爲護喪至寄籍旣爲立嗣又啟先兄幽憤改葬新阡而

是時德人適占青島擾及膠州卽墨兩城去葆田所居
濰縣不二百里觀先生答曉峰書謂外洋有事江浙必
先受其禍豈知敝鄉環近瀕島乃尤爲外人所涎羨哉
葆田去春曾有與當路書未蒙聽用事勢相激竟至於
此今德人已冇來濰議開金礦修鐵路者葆田欲再謀
避地而不能此其所爲憂憤填胸而亦竟無可如何者
也早春又接季和先生書欲使與世兄課讀且云賢者
將移臨中江可就近相晤葆田輒引答袁觀察書以告
吾師竝因曾爲俗吏於皖江今日不願輕往以辭誠自
知其憂患餘生故業盡荒不但如辭袁書云云已也葆

田媿甚自幼至今讀書五十年學行無似謬竊虛名乃
猶蒙先生不棄既許其麤能自立又勉之以居敬窮理
之功使其益進於大道先生之愛我誠至矣抑所謂守
先待後者葆田非其人也葆田幼時亦嘗有志於聖賢
事隨境移中更廢棄比年伏處鄉里乃更取六經與宋
五子書朝夕尋繹而心與力已自不逮少時所謂不學
便老而衰其病如是又所遇恆多拂逆如前所陳其一
也方去秋出門時曾攜有陸清獻四書講義乃往歲在
安徽所得因是書未見藏書家著錄欲以質正於先生
又夏間入都見高陽座主論當代正學語及大名甚承

推許獨微惜其近狂今讀與竹坡先生書始知高陽有
欲令執贄潘尙書門下事先生執古義以行於今葆田
更自媿弗如然讀上書紀略記某公語謂彼數人方用
事決知言之無益則小人情態如見自古小人以勢利
存心未有不誤人家國者也張禹胡廣之亡兩漢其罪
不亞於莽卓近歲葆田兩至都中皆爲先人表墓事側
聞中朝事頗悉然未嘗私謁權門於高陽座主乃不得
不一往見今錄所作祭文一通以往先生亦可得其文
外意矣大著述騷一篇尤見忠孝至性纏綿惻怛之懷
非無病而呻吟者比至復安曉峰書謂明學術正人心

此時人定猶未嘗不可勝天環顧在位竟無其人可爲
浩歎今之以學外夷爲經濟者徧天下皆然其始蓋猶
以漢學爲名近且公然橫議號曰西學夫西夷特尙利
之國又安得有學哉曉峰亦誤信人言謂俄夷議建文
廟改冠服以是爲將有大志葆田謂此尙不足懼中國
大患乃在上下人心無一從民生起見孔孟棲棲遑遑
亦只以天地之心爲心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反是則仁道
絕矣葆田近讀宋儒書尤喜真西山讀書記然於其處
濟王事不能無疑其後歷事理宗屢陳正論則亦魏徵

之流耳大抵處人家國事最難言者君臣父子之際矣
柳塘爭嗣而不知正統葆田夙嘗有是議吳與先人爲
執友敝兄弟皆嘗拜謁其爲是舉蓋實中有所激吾輩
重其志節可也今日若倡兼祧之議則非特一誤再誤
信有如大議所云矣然 聖主親政復請 皇太后懿
旨追正 前詔似亦未必可行先生不喜蘇氏父子文
葆田嘗錄東坡論魯隱公稱攝事並恭錄 高宗御評
今敬附聞知葆田取其文並非師其人亦猶來札所論
故棗強令同時皆不免有異議而葆田亦不敢果許其
爲眞儒第以其爲儀衛宗門高弟子故有過譽之詞耳

生平最服膺韓文公語以爲學古文者必志乎古道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則蹈劉乂諛墓之譏矣其他如上琴西太僕書敢不承教而刪去之人生賢否必俟蓋棺而後論定昔朱子論當代人物亦最重晚節葆田所兢兢自矢者常恐出處大端晚節有虧適足爲吾黨羞近得舍弟書敘某公意敦請主講河朔書院舍弟以此席爲李文清講學之地又去蘇門百泉爲近翼可擇地棲隱甚願俯從其請葆田亦以家無恆產不能自食其力爲可恥幸非有求於人或聊試一往就焉不可則止於義猶未爲大害先生其必有以諒之因書抒懷無詞

滿紙相見未知何時惟先生爲道自愛爲幸附寄近作
六首不足言文聊以當千里面談而已

去秋遠辱報書并承賜大著暨尊刻二種反覆觀誦
學篤識正詞雅而氣厚深入南豐之室旣以自媿又
幸不爲賢者所棄復有過獎之詞同志之言竊以自
喜富春故先年伯府君舊遊之地閣下將擬有江浙
之遊許以便道過臨握手一談於靈峰山中私念於
時得以質疑問難傾吐欲言敬聆偉論實屬平生快
事引領企足朝夕以俟會增築先隴負土樹木卒卒
無暇未及奉答逮今春墳隴告成欲修書而徐季和

先生稱閣下戒行有日恐書往而從者已行不能相
及遂復中止夏閒撤廬返寢季和先生約令至署留
談旬日震武亦期以俟閣下之至旣而自夏厯秋自
秋涉冬日盼文駕蒞止而卒不果區區一見之願旣
不得遂所欲面請者此生恐遂無期懷不能已敬略
復一二惟閣下恕其疏慢之罪裁而教之閣下經術
吏治文章氣節皆無媿古人而震武尤篤好閣下之
文嘗語季和先生及趙展如中丞以爲同門同年中
必無第二人心悅誠服之言非苟以相諛也來教具
述爲學立身本末益信所見之不謬而所以推獎震

武者甚至則非所敢當至論某公假漢學之名陰以
西學爲經濟震武乃拊掌稱快歎爲知言季和先生
彈章累千言不若閣下一語之當也某公才氣足以
有爲而學術不正遂至貽禍世道人心季和先生以
殷房比之非其倫也國之興亡雖曰氣數亦由人事
學術人心壞於下然後政事紀綱亂於上而亡國之
勢成近世學術人心之壞則實講漢學者攻程朱賤
行檢蔑義理所致其變爲西學蓋亦勢所必然自曾
文正首倡邪說某公承其緒而張大之以號召海內
甘爲用夷變夏者之魁江浙聰明才力之士用西學